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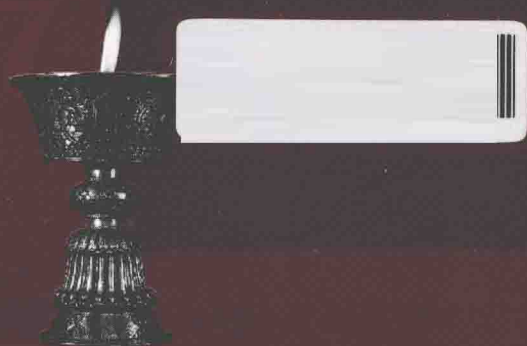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许韶明 何国强◎著

整体稀缺与文化适应：
三岩的帕措、红教和民俗

荒野东南的民族丛书

何国强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许韶明 何国强◎著

整体稀缺与文化适应：
三岩的帕措、红教和民俗

荒野东南的民族丛书

何国强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整体稀缺与文化适应: 三岩的帕措、红教与民俗/许韶明, 何国强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 12

(芑野东南的民族丛书/何国强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4701 - 4

I. ①整… II. ①许… ②何… III. ①藏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②宁玛派—研究 ③藏族—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IV. ①K281.4
②B946.6 ③K892.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6493 号

出版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嵇春霞 徐诗荣

责任编辑: 徐诗荣

封面设计: 林绵华 曹巩华

责任校对: 廖丽玲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4.75 印张 483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册 定 价: 59.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录

第一章	三 岩/1	
第一节	三岩进入国家的肇始·····	1
第二节	生态环境与村落·····	13
第三节	精神世界与宇宙观·····	41
第四节	整体稀缺和表现形式·····	62
第五节	文化适应及其方式·····	77
第二章	帕 措/89	
第一节	族源与历史·····	89
第二节	基于血缘的社会群体·····	99
第三节	跨越血缘的政治团体·····	112
第四节	帕措的结构与功能·····	123
第五节	“血仇制”的原理·····	140
第六节	教育、人格和成年礼·····	157
第三章	红 教/177	
第一节	三岩的宗教特色·····	177
第二节	“国家进入之前时期”三岩宗教的多元格局·····	195
第三节	“国家进入之后时期”三岩宗教的单元模式·····	213
第四节	中心寺庙的历史与现状·····	231
第五节	寺庙的经济收入·····	248
第四章	民 俗/263	
第一节	口腹之需·····	263
第二节	技术器具“博物馆”·····	271
第三节	三岩民居·····	291
第四节	服饰文化·····	303
第五节	婚姻家庭·····	312
第六节	丧葬文化圈·····	326

第七节	方言、格言与神话·····	337
第八节	年节、民间娱乐和体育活动·····	347

附 录/357

附录 1	三岩帕措基本情况统计表（新中国成立初期）·····	357
附录 2	10 户以上帕措名录（2000 年）·····	360

参考文献/362

后 记/371

附图表目录

图 1-1	金沙江三岩峡谷的地理面貌	2
图 1-2	中国地势三级阶梯示意图	5
图 1-3	北纬 30 度线的横截面	14
图 1-4	三岩地表山脉水系分布	15
图 1-5	青藏高原历史温度变化	21
图 1-6	青藏高原历史气温与旱涝变化	21
图 1-7	以父系血缘为认同的三岩民居	23
图 1-8	金沙江两岸三岩行政乡分布	25
图 1-9	三岩民居中的茅厕与粪池	30
图 1-10	在台西寺出家的觉母	34
图 1-11	苯教的宇宙观	43
图 1-12	三岩的帐篷与中央支柱——帐篷神居住的地方	45
图 1-13	影响势微的日朗寺外观	47
图 1-14	日朗寺的五道轮回图	48
图 1-15	战场图壁画	51
图 1-16	莲花生大师的壁画	52
图 1-17	格萨尔王壁画（局部）	53
图 1-18	台西寺白洛活佛亲自演绎格萨尔王	54
图 1-19	三岩男织女耕的生活图景	57
图 1-20	三岩克日乡的公主泉	61
图 1-21	山岩乡火龙山群山连绵的自然风光	61
图 1-22	整体稀缺表现形式圈	70
图 1-23	三岩文化适应的“分子式”	87
图 2-1	传统政治制度的分类	101
图 2-2	三岩夏雅帕措结构图	105
图 2-3	欧恩怕一帕措世系	106
图 2-4	卓约赤列家的房子成为了残垣断壁	115
图 2-5	1938 年西康省地图	122
图 2-6	帕措组织的内部结构	126

图 2-7	三岩社会内部钟摆结构	134
图 2-8	三岩社会外部钟摆结构	135
图 2-9	巴巴运作程序图	152
图 2-10	群格向度四象限图	167
图 2-11	腰刀是三岩男人作为帕措成员的象征	171
图 2-12	刚刚行完“配刀礼”的三岩少年	172
图 2-13	尚未成年的三岩儿童	174
图 3-1	三岩民居的内部空间	181
图 3-2	三岩民居的二层空间图示	182
图 3-3	纳日措是三岩人求雨的圣地	186
图 3-4	达松寺喇嘛向笔者展示用念珠来占卜	189
图 3-5	传说白日寺与康贡寺两位活佛斗法的遗迹	194
图 3-6	清末民初三岩地区寺庙的分布	197
图 3-7	在做法事期间的莫玛	199
图 3-8	笔者与斯朗多杰活佛在桑珠经堂前合影	205
图 3-9	遗留在木协乡石壁上的摩崖石刻经文	206
图 3-10	目前三岩地区寺庙的分布	216
图 3-11	扎马寺的主体部分已经修建成型	242
图 3-12	阿德活佛与妻儿合影	243
图 3-13	台西寺外观	246
图 3-14	台西寺举行“极乐法会”的盛况	247
图 3-15	住寺修行的僧尼的阿卡（僧舍）须由自己出资修建	254
图 3-16	莲师法会期间的祭祀舞蹈表演	260
图 3-17	莲师法会期间的跳神仪式	260
图 4-1	“卓居”是三岩地区过节时的必备食品	265
图 4-2	风干牛肉是三岩群众过冬的主食	266
图 4-3	打酥油茶是三岩男人的一项日常工作	268
图 4-4	青稞酒制作工序图	270
图 4-5	正在酿制中的青稞酒	270
图 4-6	一般木锄的规格	273
图 4-7	三岩的长轩犁在生产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273
图 4-8	织布活多由三岩男人来完成	274
图 4-9	木陀螺和木陞陀是捻毛线的简易工具	275

图 4-10	木桶用来盛装各类食物	276
图 4-11	木盘是三岩家庭常见的生活用具	276
图 4-12	木杵臼用于捣碎食物或药物	277
图 4-13	木谷机是用来聚散谷物的简单工具	277
图 4-14	木槌枷是打谷脱粒的工具	278
图 4-15	背篓是三岩人日常生活中的运送工具	278
图 4-16	三岩人自制的小帚把	279
图 4-17	上好的木鞍需要做到“三平、二圆、一合”	279
图 4-18	三岩人的灶	280
图 4-19	水磨房中所使用的石磨	281
图 4-20	用石盘加工青稞	281
图 4-21	碾碎食物用的石制杵臼	282
图 4-22	三岩的陶器以土陶为主	283
图 4-23	陶钵是酿制传统藏白酒的必备用具	283
图 4-24	三岩的陶壶造型精美	284
图 4-25	长筒皮靴	285
图 4-26	用来储存糌粑的皮袋	285
图 4-27	皮囊是三岩家庭的必备灶具之一	286
图 4-28	皮筏是三岩人渡江的常用交通用具	286
图 4-29	铜水缸被誉为三岩的“三宝”之一	288
图 4-30	镰刀是三岩家庭必备的生产工具	288
图 4-31	三岩人使用的铡草工具和木砧板	289
图 4-32	三岩地区使用斧头来宰杀牦牛	289
图 4-33	三岩地区的铁桶是由汽油罐加工而成的	290
图 4-34	三岩人的牛毛帐房	293
图 4-35	随处可得的三岩碎石块	295
图 4-36	沙东乡的碉楼与克日乡的民居对照	296
图 4-37	贡觉片楼房二层平面图	297
图 4-38	三岩碉楼的外观以及木梯	298
图 4-39	修建碉房是件费力耗时的工程	299
图 4-40	三岩碉楼各层平面图	300
图 4-41	男式藏袍与女式藏袍	305
图 4-42	富有家庭的藏袍镶有豹皮、虎皮、獭皮等装饰	306
图 4-43	红色的僧尼装是宁玛派的主要服装	307
图 4-44	三岩人尤其注重装饰的直观美感	309

图 4 - 45	七色“帮典”是三岩妇女的已婚标志	312
图 4 - 46	一户一妻多夫制家庭	315
图 4 - 47	一户一夫一妻制家庭	316
图 4 - 48	一户一夫多妻制家庭	317
图 4 - 49	生殖崇拜的场所在三岩比比皆是	319
图 4 - 50	三岩敏都乡一处土葬坟场的标示	329
图 4 - 51	三岩人家中装有尸体等待行火葬的木箱	330
图 4 - 52	山岩乡劣巴村的一处树葬点	333
图 4 - 53	传说中格萨尔的印章依然静躺在盖玉河上	346
图 4 - 54	三岩男女共跳锅庄舞	353
图 4 - 55	骁骑善射是三岩人的一个必备的技能	355
表 1 - 1	三岩涵盖的区域	6
表 1 - 2	三岩五年气温变化表	17
表 1 - 3	三岩五年降雨量变化表	18
表 2 - 1	三岩建制沿革表	98
表 3 - 1	三岩六乡寺庙情况表	214
表 3 - 2	台西寺传统节日庆典表（藏历）	257

第一章 三 岩

踞西康之中央，崇山叠嶂，汹溪环绕，深林绝峪，出入鸟道，形势危险，以吉池为上岩，雄松为中岩，察拉寺为下岩，总其名曰“三岩”，尚为中外人士不迹之地。

——刘赞廷

第一节 三岩进入国家的肇始

三岩位于北纬 $29^{\circ}33'14.36''$ ~ $30^{\circ}24'5.16''$ ，东经 $95^{\circ}51'59.38''$ ~ $96^{\circ}32'18''$ ，是金沙江中上游一段狭窄的峡谷。此地山高水深，地势险峻，群山连绵，后人留有“崇山叠嶂，汹溪环绕，深林绝峪，出入鸟道，形势危险”的形象描述^①。金沙江三岩峡谷的地理面貌如图 1-1 所示。

一、社会与国家的起源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是从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简单社会逐渐演化为以国家为单位的复杂社会的。然而，社会人类学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一直存有争议。例如：作为个体的人如何融入社会化的群体生活？按照血缘亲疏原则组织起的家族或氏族是历史发展的必由阶段吗？这种社会的凝聚力从何而来？诸如政治制度、宗教、民俗等非直接性的生产活动，究竟在社会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早期社会是如何处理暴力、冲突与合作的关系的？国家最终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① 参见刘赞廷编《武城县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巴蜀书社 1995 年版，第 133 页。



图 1-1 金沙江三岩峡谷的地理面貌

表面看来，这些问题涉及面异常地宽广，彼此间又似乎各不相干，鲜有人知道它们间实质存在着某种必然性。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家庭、国家以及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业已开展数次激辩。例如，关于家庭的产生，当前主要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人类社会不外乎由这种自然关系的数量的累加复合为民族，进而发展为国家；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天然就是群体性动物，在男女两性关系的自然属性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家庭，是先期于社会的。

摩尔根确立了以亲属制度来追溯家庭形式的理论和方法。他结合各地收集而来的民族志素材，描绘出国家进入之前时期的胞族、氏族及部落群的基本情况，其正确性被后来民族学和历史学所发现的大量的新资料所证实。在他看来，家庭形式与亲属制度之间天然有着本质的联系，婚姻形态是家庭形式的基础，家庭形式又是亲属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国家是由氏族和部落发展而来的，后两者分别建立在血缘认同与姻亲联盟的基础之上，“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结构”，是多数早期社会的显著性特征。^①

在摩尔根的研究基础上，马克思强调了私有制在国家起源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然而，关于家庭的起源，马克思的态度却表现得模棱两可。一方面，他

①（美）摩尔根著：《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默认人类社会一开始便是从集团起步的；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家庭作为人类生物学的生活单位保留在社会集团的基底。换言之，他认为家庭基本上是人类的自然范畴，没有坚持说明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关于国家，纯粹的马克思唯物论的观点则认为，国家是社会本身的运动，表现为由内部矛盾的发展而成，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不可转移，并以统治阶级的形态而定型的。

恩格斯同样关注前资本主义社会，他就家庭的发展形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不同的生产技术形式与不同的婚姻家庭形式相联系。蒙昧阶段，不存在私有财产观念，因而不存在经济不平等现象，婚姻形态是建立在母系继嗣上的群婚。野蛮阶段，男性取得了生产领域的支配权，出现对偶婚。文明阶段早期，出现了父权制家庭，妇女依附于日益以男性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婚姻以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婚为主导。此外，社会出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有两次发生在原始社会后期，不仅引起流动人口的增加，而且出现了新的合作关系，新的技术、工艺、产品乃至新的管理形式。由于资源与财富的不对称流动引起贫富之间的分化，从而冲击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婚姻家庭、社会组织。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分化，国家便产生了。^①

一定程度上，日本人类学家丰增秀俊丰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冲突论思想。他认为，人类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随着原始狩猎社会的发展，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分化，即出现了分别以农耕和畜牧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两者之间的斗争强化了制度化的社会内部关系，于是国家出现了。由于一方集团在与另一方集团经常性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出现了一方剥夺另一方财产乃至劳力的情况。阶级的形成和国家的成立，完全改变了社会集团的性质，后者更是直接导致了以血缘为继承自然顺序的家庭或氏族的出现。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依次成为世界最早的一批农业文明国家，一个重大的原因是游牧民社会给予农业社会施加了压力，无论是在掠夺的数量还是次数上都占绝大多数，促使后者内部结构不断地强化，最后导致了集团化国家的产生。^②

二、中国社会与国家的起源

关于国家的产生，后来出现的诸多学说无不集中在两种——冲突论和整合论之上，即认为所有的原生国家不是通过冲突就是通过整合产生的。^③ 在笔者

①（德）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第九章），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8页、179～198页。

②（日）丰增秀俊著：《原始社会》，叶渭渠、唐月梅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

③ 何国强编著：《政治人类学通论》，云南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

看来，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之间发生斗争进而整合为国家，这种说法放入中国的历史化进程中，还是颇为贴切的。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向来分化为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两种主要类型，两者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所发生的掠夺与反掠夺性战争，几乎主导了中国历史的整体变迁与发展。神话传说中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可视作这种冲突的最早印记。

中国社会两种文明的分野，首先与中国大陆的地形、地势的分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国的地形复杂多样，山区面积大，东部和西部存在很大的差异。西部主要是山地、高原和盆地；东部主要为丘陵和平原。就地势而言（参见图1-2）^①，表现为西高东低，大致呈梯形分布，其中又分为三个级别：第一级——我国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第二级——在青藏高原边缘以东和以北，是一系列宽广的高原和巨大的盆地，海拔下降到1 000~2 000米；第三级——在我国东部，主要是丘陵和平原分布区，大部分海拔在500米以下。第三级阶梯继续向海洋延伸，形成了近海的大陆架。西高东低的地势一直向海洋倾斜，有利于海洋上湿润气流向内陆推进，带来充沛的降水。自西向东来看，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横断山脉，把属于第三级的青藏高原与第二级的高原、盆地切割开来；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一线则把第二阶梯与第一阶梯的丘陵和平原分离开来。如果说位于第一阶梯的丘陵和平原地带适合精细型农业耕作，那么位于第三阶梯的青藏高原则更适合于畜牧业的发展。作为第二阶梯的高原、盆地地带，可视为两者之间的缓冲地带。

一种来自混沌学的观点认为，宇宙是由混沌之初逐渐形成现今有条不紊的世界的，即由无序进入有序。^②混沌现象起因于物体不断以某种规则复制前一阶段的运动状态，而产生无法预测的随机效果。具体而言，混沌现象发生于易变动的事物或系统，在行动之初极为单纯，但经过一定规则的连续变动之后却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后果，也就是混沌状态。混沌现象最先用于解释地理和自然界，后来延伸到人文及社会领域。^③在笔者看来，就中国历史而言，处于第二阶梯内乃至它与第一、第三阶梯的交界地带，均可列入多元文化的“混沌区”之内。

① 图1-2 获得广东省地震工程勘测中心马浩明博士的技术指导。

② 吴祥兴等著：《混沌学导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③ 唐晓峰著：《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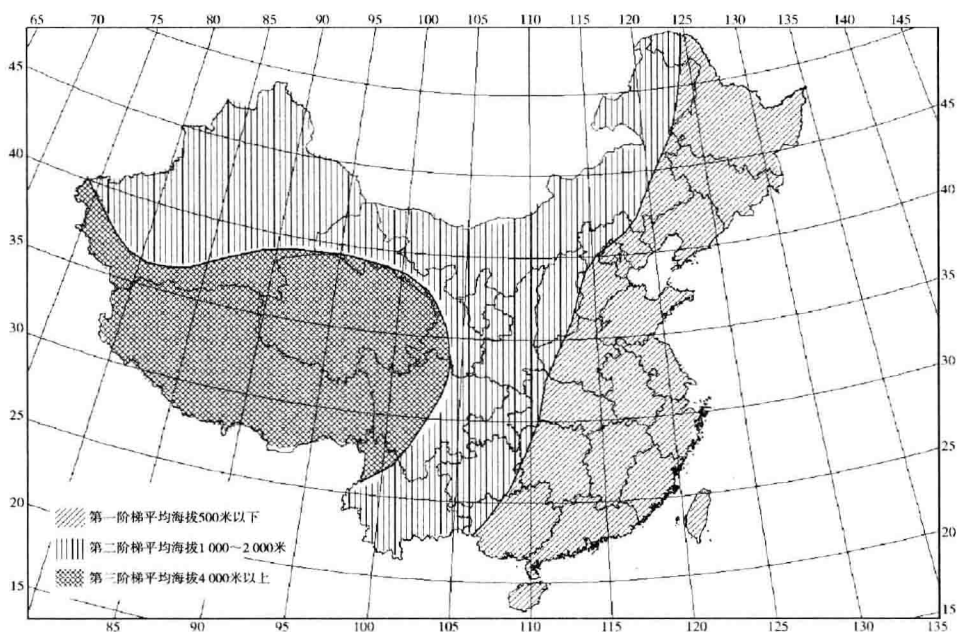


图 1-2 中国地势三级阶梯示意图

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为多元文化的培育、产生与发展提供坚实的土壤。具体表现为：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的冲突进行得尤其激烈，相互之间的接触也来得更为频繁，不仅强化了各自的内部组织，而且直接导致地区差异性与文化多元性的产生。三种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第一，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的对抗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彼此也有休养生息的需要，而在两者之间的缓冲地带，往往能为地方差异性制造出一个保护性的屏障；第二，现实总是掺杂着各种各样的复杂条件，很难说谁与谁非要拥有同质的文化不可；第三，就历史的本质而言，每个社会文化均是自身特殊历史的产物。如果这种设想成立，我国作为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就其家庭与国家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便可获得一个可供参考的变量。换言之，国家与家庭的起源，完全可能会是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家庭与婚姻的观念、国家的起源，以及生产关系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均可通过一个具体的个案加以说明。它犹如一面映照之镜，以便我们更好地反省自身。三岩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横断山脉地区，属第二、第三阶梯交界地带，恰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社区。

三、三岩的历史变迁与族群融合

三岩社区的行政区域，包括沿金沙江一带今属川、藏二省（自治区）的 5 县 14 乡（参见表 1-1）。历史上的三岩虽有文化传承，却无文字记载。关于三岩文化的来龙去脉，早已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诚然，通过其他民族（如汉族、藏族等）所保存的浩如烟海的典籍，倒也可以蠡测一番。

表 1-1 三岩涵盖的区域

金沙江峡谷区		省（自治区）	县	乡
三岩	上三岩	西藏	江达	邦拉、生达
			贡觉	克日、罗麦
	中三岩	西藏	贡觉	沙东、敏都、雄松
		四川	白玉	山岩
	下三岩	西藏	贡觉	木协
			芒康	戈波、尼增、宗西、竹巴龙
		四川	巴塘	甲英

首先，关于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位于金沙江河岸的民族，汉族中与此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大多语焉不详，但认为那里是荒凉之地大概总没有错。在《诗经·小雅》中，有“我征徂西，至于芄野”的诗句。“芄野”一词后来用来指代青藏高原地区。关于金沙江，古籍有“弱水”、“绳水”和“淹水”的说法。古代关于弱水的记录其实很多，例如，《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十洲记》曰：“凤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绕之。鸿毛不浮。不可越也。”这些记录均表明弱水乃水名。《山海经》的成书年代跨越了几个时期，分别为东周、春秋、战国，但至晚不会在秦统一（公元前 221 年）以后。^①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及稍后的《汉书·地理志》中，却将今雅砻江以上部分称为淹水。由此可见，至少在东汉以前，古人对西域河流尚存在错误的认识。《禹贡》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地理的金科玉律，《禹贡》对于山川的资源考察是华夏文明甚至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地理考察活动，但是它也错误地认为长江来自“岷江导江”，对金沙江

^① 茅盾：《中国神话的保存与修改》，载《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神话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 页。

上游的理解依然存在着空白，只好笼统地称其为“黑水以西”。^①实际上，关于“金沙江”的提法，直到明朝末期的《天工开物》才首次出现：“金多出西南……水金多者出云南金沙江（古名丽水，此水出吐蕃），^②绕流丽江府，至于北胜州，回环五百余里，出金者有数截。”^③

在更为久远的年代，金沙江沿岸就有不同的族群在迁徙中定居下来。就历史沿革而言，当地一直处于中央王朝或地方势力的管辖区内，不是受其政治势力的辐射作用，就是受其排斥和挤压。例如，三岩在西汉属旄、羌之地；西晋时期受马尔敢管辖；隋代为附国；唐代由吐蕃、吐谷浑等地方政权接管；元代设宣政院辖地，明代替换为朵甘思宣慰司；清代中期在三岩设置流官宗本，清末成立武城县；民国初期设川边特别区、西康省等。^④

一如其他多数的边疆民族地区，与三岩相关的国家管理机构和地方政权不乏历史连贯性。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三岩被称为“扎西热克西巴”。藏语中“热克”是“胜者为王”的意思，“三岩”则是藏语地名的音译^⑤，意为“恶地”。这明确指出三岩是作为“化外野番”的状态而存在的，具有相当的主权自治性。此外，当地还有“热克奔没，秤没龙巴”的说法，即三岩是个“既没有头领，也没有王法的地方”。当地民歌中有这样的歌词，其意大致为：“这一带是没有官员的村庄呵，百姓不受法律的约束。”史料也留下了佐证：“（三岩野番）自东至西仅二百余里，自南至北计四百余里，无土司头目管束，各不相下，或数十户为一村，或百余户为一村，不相往来，各村亦常互斗。”^⑥三岩其恶，既指山水险阻，也指民风彪悍，有“无酋长，以抢劫杀人为雄，历不属藏，亦未附汉”的记录。^⑦由此可见，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条件，一定程度上隔绝了三岩与外界的联系。

然而，三岩的名声在外，更多地与当地的社会—文化因素相关，如存在基于父系血缘认同的宗族组织——帕措、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骁勇彪悍的民风、掠夺与偷盗成性的“夹坝”行径、骇人听闻的“血仇制”、多偶制婚姻形态，以及由多元化转向单一性的宗教信仰等。由于许多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

①（宋）程大昌著：《丛书集成之禹贡山川地理图》，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② 金沙江实质发源于青海省，而非西藏（吐蕃）。

③（明）宋应星著：《天工开物》，潘吉星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129页。

④ 参见顾颉刚、章巽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地图出版社1955年版。

⑤ 因汉语方言的发音差别和汉字谐音的问题，出现了音译不统一的情形，如“三艾”、“三芡”、“三崖”、“萨安”、“撒硬”、“山暗”、“三暗巴”和“桑岩”等，发音虽不一致，但在历史上与现实均指同一区域。三岩设治后，称“武成”，后人亦称“武城”，雄松为治所驻地。

⑥ 傅嵩林著：《三岩投诚记》，载《西康建省记》，成文出版社1912年版，第81页。

⑦ 参见刘赞廷编《武城县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33页。

和民俗风情得以保存下来，三岩被冠名为“父系原始社会的活化石”^①。

有文献指出，三岩宗的社会组织以“帕措”头人来维系，历代王朝和藏政府都未能真正设治管理。^②事实上，相对“三岩”而言，“帕措”一词出现的历史更为久远。关于“帕措”的来源与历史，现已无任何资料可考，但存在以下五种说法，指明“帕措”存在的时间至少长达600多年：第一，“帕措”产生于人类早期的“英雄年代”，即原始社会初期的父系氏族社会；第二，“帕措”是阿里古格王朝流亡的后裔；第三，“帕措”是从四川省的白玉、巴塘和德格等地迁徙过来的，有六七百年的历史；第四，“帕措”是史诗中总管王绒察根的后裔；第五，在贡觉县人民政府组织的一次调查中，发现13世纪萨迦派高僧八思巴前往萨迦时曾路经贡觉，他除了为贡觉望族达鲁家的经堂开光以外，还组织康区缮写人员抄写《甘珠尔》经，当时有一本《藏经》在后记中谈到抄写的施主时，涉及了“乃达帕措”的名字，这部经书原来珍藏在贡觉县罗麦乡的达松寺内。^③

历史上的三岩，不仅作为具体的地域概念，更是作为族群概念为外界所知的。可以断言，三岩具有浓厚的民族学色彩，首当其冲与当地位于一条古代民族迁徙路线的活跃地带及其辐射区有关。北纬25°~33°，东经97°~104°，自古以来是北方古代民族交汇地带，从战国延至元代，许多民族在这里融合。史载“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獯戎。忍季父昂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④。公元前475年，以“昂”为首的一支羌人迫于族际竞争的压力，向西南徙迁至玉树地区。古羌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习性与族群互动的“多米诺效应”同时发生作用，横断山脉所包夹的数条河谷则给予他们由北而南的便利。时间是悠久的，变化是复杂的，不仅三岩藏族，而且纳西、普米、白等民族的先民都可追溯到氏羌系部落。

金沙江上游为通天河，两岸有7处负山临水的遗址。玉树县仲达乡切定郎巴沟遗址的器物研究表明，“某些因素与卡约文化晚期比较接近”^⑤。卡约文化晚期发生在战国至东汉时期，一般认为是羌人的遗存，^⑥推测切定郎巴沟遗址的居民可能受到“羌”文化的浸染。该遗址南面160公里另有一个名叫卡则的遗址，出土双大耳罐陶器、石板墓葬、装有儿童尸骨的瓮棺，含古羌文化特

① 范河川编著：《山岩戈巴》，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 西藏昌都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昌都地区志》（上），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③ 西藏昌都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昌都地区志》（下），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8页。

④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第10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7页。

⑤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省志·文物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⑥ 参见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的新认识》，载《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1年第3期。